

云片糕

胡竹峰

春节回乡,吃到多回云片糕,产地不一,滋味也略略有别。云片糕是岳西人家待客送礼必备之物。一杯茶,几块糕,外加瓜子、花生、麻球、霜果、桃酥、苹果、桔子各色点心水果,堆满桌盒小格,名曰“糕果茶”。宾主晏晏,吃喝闲话,笑意中多少祝福多少喜庆。俗世的欢乐虽无浩大,一饭一粥一茶一酒自有须弥。

故家春节的糕果茶,最钟意麻球、霜果、云片糕三样。

麻球通体金黄,如汤圆,象征团团圆圆。霜果形近花生,外衣均匀地裹一层白砂糖,代表甜甜蜜蜜。云片糕白柔像云片,是茶点里的点睛之笔,春节迎来送往,所谓糕来糕去,寓意高来高去、大吉大利。芝麻云片糕表达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喜庆。走亲访友,取个彩头,总要带一方云片糕,祥云片片,祈福生活步步高升、日日高升。

小时候,只有过年才能吃到云片糕,县城衙前食品厂所产。“衙前”二字有旧味,实则老县衙屋舍早已湮灭无一丝痕迹了。雁过留声,县城的河也还称衙前河。往日常常从衙前河边走过,当年景色与现今近似,只是滩上野草少了,河里依旧有鱼虾嬉戏悠游,起风的时候,山峰和柳影波互相辉映荡漾,是安乐太平的嘉祥景象。

旧时的衙门早已湮灭,衙前食品厂也不在了,做糕的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。

云片糕多用玫红或者桃红的纸包成长条,分大小两种,块头不同,做法一样——先将糯米炒熟,熟透且保白,然后磨粉,在阴凉地方通风陈放数月最好,这样制出糕来格外松软爽口,粘而不硬。做糕时,糯米粉中加适量的白砂糖、拌入油,以不同口味,掺葡萄干、瓜子、丁香、金桂、青梅、松子、核桃、红绿丝之类拌匀,压模成形做坯,连同糕模小火炖制,然后冷却分条,由切机或者切片师傅执锋利的大方刀,刀刀见底,切成叶片,薄如书页,色如霜雪。还有人以糖果、核桃、芝麻等嵌出“百年好合”“福寿双全”“恭喜发财”等吉语,用作结婚、寿辰、乔迁、升职的喜庆礼品。

北方点心历史久远,还有唐宋遗制,南方点心年头稍微近一些。旧时糖果铺招牌上常见两句话,北方号称“官礼茶食”,南方说是“嘉湖细点”。云片糕大约例外,非一方独有,不仅是“官礼茶食”,也属“嘉湖细点”,堪称大众闲食名品,南北并无二致。

明清两代云片糕即为南派糕点中的佳作,屡为贡品。皇家如此,民间也如此。《儒林外史》中说成化末年正月初八日,山东汶上县薛家集人议闹龙灯之事,观音庵和尚捧出茶盘,即有云片糕、红枣和一些瓜子、豆腐干、栗子、杂色糖,摆了两桌,斟上茶来,送与众位吃。

云片糕绵绵软软凉凉的,有一股静气,洁白里透几抹红几点绿,如胭脂翠玉,一片一片像宣纸册页,美色风雅如斯。揭开包裹的红纸,方方正正的糕片清香扑鼻,令人心生空灵又无限遐想。如今的云片糕多为长糕,层层叠叠无有穷尽至地老天荒,味道是坦荡如砥的清甜,且有回甘,坠入俗世的云,凝为舌尖的无限缱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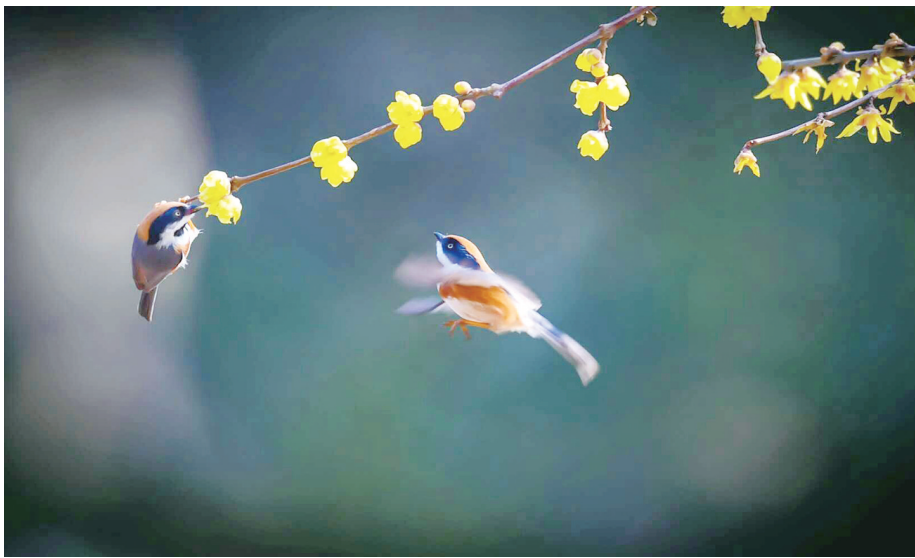
上品云片糕韧性颇好,薄薄的,曲卷自如,不断不裂,滋润细腻似凝脂,明火可燃。它的口感,一是香甜,二为绵软,捻起来抿抿,像棉花糖一样,慢慢融化浸湿唇齿,留下一股糯香久久不去。

云片糕久放易硬。明清时候的笑话,某人夜深买点心,茶食店中早已安睡,敲门甚急,店家大怒,拿出一枚点心掷于柜上,铿然有声。买者怒问何物,店里又掷出鸡蛋糕一枚,正中其额,皮破血流,不由上前骂骂。两相不可开交之际,店旁邻人劝买者别再纠缠了,若是店里人将云片糕抛将出来,定如飞刀乱舞,足以坏人性命。

张爱玲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,说吃着吃着,薄薄的糕变成了纸,除了涩,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。长大的岁月里,一片片糕点缀的少年时代渐渐远行,我竟连吃糕的梦也没有做过。

云片糕因颜色洁白而得名,有别名“雪片糕”“如意大糕”。岳西人又称其茯苓糕,一则形状为茯苓薄片,二则糕里掺有茯苓粉。

老家切茯苓的人,一刀又一刀切下来,片片翻卷,富贵如银。多年没见切茯苓的人,回乡偶遇,垂垂老矣,须发皆白飘起霜雪。多年没见切茯苓的场景了。



报春 汤春 播

繁花记

王太生

一扇漏窗,当得起繁花。牡丹、芍药,或者茶花、绣球……在江南的园子里。

繁花在窗口摇曳,边线形状和几何图案,把一朵花加框固定在那儿,便呈现出它的姿态和神韵,浓与淡,动与静。

孟春看花,看辛夷、杏花、茶花、桃花、梨花……看艳丽的花、淡雅的花;看硕大的花、一丁点的花;看耀眼的花、不起眼的花;妩媚骄傲的花、卑微孱弱的花;生在高处的花、低到尘埃的花……地脉上升,所有的花儿都开了。

纯白杏花,有淡香,花开活泼,仪式感极强。杏树先开花,后长叶,花褪残红青杏小,花落之后始见“青小”,一颗、一颗,细细圆圆的小青杏,懵懂青涩,让人不忍手摘。杏花是“青小”的序曲,“青小”在花事已尽,青青了了,细果累累的枝叶下,那一簇簇白色小花早不见踪影。

那些迫不及待的,总是先开花,后长叶,就像一个故事,先有结尾,再从头慢慢叙说,一点一点地丰满一棵树。玉兰打一个苞儿,然后慢慢舒展,花骨健硕,长得有形,花开泼泼。

茶花开得红艳,一方苞、一方苞绽满枝头。花骨硕大,配碧绿的叶,在清透的空气中格外醒目。

我所在的城市,出城三十里的水乡小镇上,一个老院子里站着一株宋代古山茶,八百年的树龄,枝叶已高过屋脊,千朵万朵,那一树大红金心的花朵如火如荼,惊艳袭人,是这个季节的人间花讯。

站在小镇高处,青砖黛瓦,古朴旧色中,那一丛千朵万朵的古山茶花,探出院墙,噗噗怒放。

繁花就像古人解甲归田,隐逸民间。《牡丹亭》中有碧桃花、木笔花、剪春花、玉簪花、豆蔻花、孩儿花……叶色碧碧,其华灼灼,花间人影,落英缤纷。

太平花,枝叶茂密,花朵聚簇,乳黄而清香。宋代杨巽斋诗云:“紫芝奇树谩前闻,未若斯花叶气薰。种向春台岂无象,望中秀色似卿云。”季羨林《大觉寺》中记述了寺庙里的花开顺序:“此时玉兰已经绿叶满枝,不见花影,而对面的一棵太平花则正在疯狂怒放,照得满院生辉。”

“吾家蔷薇开矣,盍往观乎?”清人笔记《西青散记》中说,两少年在春天的旷野上割草,割喂牲畜的草,一个扔下镰刀,笑着对另一说,我家蔷薇开花了,可否愿意前往观赏?于是,两个小伙伴,一个跟在另一个的屁股后面,到了对方家,但见一老妇据木盆洗圆溜溜的鸡蛋,婴儿光着脊背趴在地

上,在一旁观看。庭院无杂花,只有一架蔷薇开得正欢,风吹花片飘落在台阶之上……风景在寻常人家。

先看高处的花,再看低到尘埃里的花,每一朵花都有它开花的理由。

荠菜在温度回升之后,在三月初便开始出苔开花。荠菜花可爱的是那又小又轻的花朵,花瓣像米粒,嵌在绿色上。如果不仔细观察,是分不清花瓣与花瓣的分离交汇处。

小香葱开花了,葱尖顶花。碧绿的小香葱,怕被草木淹没,顶处膨一小花苞,纤细的身段竟有如此托举力量,玉白粉绿的小米葱,比之前长了一寸。

苔花,细小而卑微的花,生于墙角阴湿处。为了一朵花的尊严,拼足全力,骄傲地绽放。清代袁枚吟哦它,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米粒大的小花被许多人疏忽,还是那样倔强,花开如常。

每一朵小花都有它的快乐,就像小人物的快乐。

小茴香开花,黄色小花,像打开的降落伞,一个个小伞很好看。

韭菜花,朴素纯白。花与下面的纯绿秆相搭配,看似简简单单,却洋洋洒洒,朴素真挚,还透露出一股机灵劲,好多韭菜花聚在一起,热热闹闹,兴高采烈。

“开花一管子心”,是韭菜花茎的生态特征,“一管子”,就是一根。梁启超的《台湾竹枝词》中:“韭菜开花心一枝,花正黄时叶正肥。愿郎摘花连叶摘,到死心头不肯离,”以韭菜花的一心一杆来比喻人间爱情的坚贞。

一朵花,以各自不同方式开了。它们张开自己,浑身颤抖地表示它的欢欣和激动。

我想在三月给爱人写封信,总不如那个古代帝王。

吴越王钱镠的夫人吴氏王妃,每年春天都要回娘家住上一段时间。钱镠也是性情中人,最是念糟糠结发之妻。吴氏回家住得久了,便带信给她,或是思念,或是问候,也有催促之意。有一年,吴氏又去娘家,钱镠在杭州料理政事,一日走出宫门,见凤凰山脚,西湖堤岸已是桃红柳绿,想到夫人多日不见,不免生出几分思念,便提笔写信,虽则寥寥数语,却情真意切,其中有这么一句: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”

我所理解的繁花笺,就是路两旁的花太多了,慢慢走啊,当心踩到花,或与花撞个满怀。

每朵花都表示它的存在,每朵花都有自己的世界,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性格、脾气;爱好、思想。

这满世界的繁花。

